

那次比賽，成績不及我平時測驗的紀錄，當然，文加寧那份兒古老的戰績更不可能染指問津。名次也不佳，位居第七，又因兩名選手途中犯規成績無效，我算排在了第五。

胡庚炳教練用迷惑的目光打量著我，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心事重重。我的成績出乎他的預測，使他開始懷疑自己的整個訓練計畫。我想起了他平日的辛勞和殷切的希望，心中非常慚愧。

我從口袋裡摸出那個小藥袋，茶丙酸早已被汗水浸泡得糊成一團。無人處，我將它恨恨地摔在地上，用腳將它碾作一個白色的圓。

次日，男子團體，我們四個人未能重振雄威，跑得無精打采，戰績平平。我們知道，全是昨天的茶丙酸給害的。

事過很久以後，我同一位曾在國家隊待過的朋友談及此事，他卻笑著說：「不賴茶丙酸不靈，全是你們當時沒經驗，瞎吃！前五十公里，根本用不著吃，靠平時的基礎玩命跑，過半程以後，你出現疲勞，再吃，又來勁兒了，一拚到底。而且這時候你的心臟也適應了，就不會出現失常的反應啦！」

他講的那麼輕鬆，似乎並不討厭那玩意兒，而我，自那次受到一次親身體驗後，卻真正認識到興奮劑對運動員精神上的摧殘，認識到一切正直的體育工作者，都應該堅定不移地給興奮劑以沉重地打擊，為體育運動的純潔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但是，近些年來，由於錦標的刺激，在中國體壇的上空，卻籠罩著濃重的興奮劑的陰雲，病毒在向一批又一批新誕生的運動員們滲透著。這一點，早已成為中國體育界一個公開的祕密。

震撼大陸的十大憾事

強國夢

有版權 禁轉載
作者 趙瑜

透視大陸體育界的內幕

「疲勞物質」業已付諸使用。僅從我手中有限的《運動醫學》之類的刊物上看，已發表了論文或稱試驗報告的新型運動藥物，不下七、八種。其中，有的從藥名看不能算做興奮劑，有的呢，像「甲基羰九素」、「丙酸羰九素」等等，卻無疑是用作補充雄性激素的。

我們放下高級運動隊不談，就說地方隊。君不見，有那麼多運動員和教練員，他們自發地繼承江湖術士們的遺願，土法上馬，胡亂吞服什麼金剛丸、大力丸之類，試圖去尋求在大賽中那心理上的平衡。他們跑醫院，跑秘方，跑婦產科，在四處託人購買西藥的同時，去索取什麼大閩女的胎盤，什麼早產的死嬰，毫不嫌棄那膩歪，然後帶回去，煎湯的煎湯，製膏的製膏，挺著脖子瞪著眼珠子往下咽。一名體育界的老朋友對我說：「爲了那塊牌兒，哼，除了不吃土，沒他們不吃的！」好在國內多年來也

不查，吃吧！別人都吃了，你不吃白不吃。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國家體委派出了歷史上第一支興奮劑檢驗小分隊，出現在六屆全運會主賽區——廣州天河體育場上，採用抽籤的辦法在國內賽事中第一次實施藥物檢查。當胸前掛著「通用」標記的藥檢人員出現在賽場上時，引起了各代表隊連綿不斷的騷動。運動員們不知抽籤的前因，連連發出：「爲什麼不查他們，偏要查我們！」的質問。於是，在中國大型體育賽事中，第一次出現了關於告發其他對手使用了興奮劑的匿名信，這些匿名信紛紛揚揚地飛進六運會的組織機構、領導機構以及科研機構的辦公室，給一個轟轟烈烈的運動會平添了許多傷感的調子。這其中就有傳聞說，游泳場上並不是在賽游泳，而是在賽藥物，誰的藥好誰拿牌子，女運動員都長出鬍子來了。咱沒看見，但願是沒有。所有從六運會上採集的中國運動員的尿液，一律

穿運北京，然後，這些尿液做爲從美國進口的國際通用藥檢儀器的第一批測試對象，充分證實了這批儀器設備的高明。測試的結果呢？對不起，那是保密的，當然不能在此披露。

敬請各地的獲獎者放心，這次實行興奮劑的檢查，國家體委只是初試鋒芒，一切尚是開頭，還不至於收回大伙兒的牌子，藥檢練兵而已。待到下一屆，第七屆全運會，就會嚴肅得多。不過，有一點我們必須搞清楚，那就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興奮劑可以產生真正的能量，它所帶給運動員的，不過是一種假象和幻覺，是更長久的人生的無窮痛苦。

值得有關方面認真對待的是，國際田徑聯合會藥物委員會在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宣布，爲了防



▲六屆全運會大會時陸體委首次藥物檢驗、人馬不都免。(取自六運會公報)

止各國運動員服用違禁藥物和逃脫藥檢，決定採取不定期的抽查的新辦法。國際田聯副主席兼藥物委員會主席阿爾涅·爾任基斯特說：「我們很清楚一些人服用一種能清除違禁藥物的新藥，而且我們也知道一些運動員在一個時期服用藥物，到接近比賽期就停止服用，以逃脫檢查。爲了對付這種情況，我們必須使用我們的武器——權力和效力」。聽聽，有事兒不是？而且這位主席還說，一些運動員在訓練時和在小型比賽中使用類固醇，由於他們所在地區對此採取放鬆態度，因此他們的成績總是提高得很快。而到國際大賽前，他們就停止服藥，得以蒙混過關。實際上他們的身體已經受到損害。爾任基斯特說，國際田聯這一新藥的藥檢計畫將提交國際田聯在羅馬召開的大會上通過，這意味著會後田聯可以在任何時候對任何國家運動員隨時進行抽檢，或可以對國內錦標賽實行檢查。

爲此，我提醒可愛的有關人士們要小心防範啊，最好是別砸了鍋。

猛然間，我想起了魯迅的話：「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後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來的脊梁。」

我們所缺乏的，恰是這種脊梁精神。雖說用藥之後，固然「更快更高更強」了，可嘆我中華民族這種脊梁精神，卻蕩然不存。

日本人，在第九屆亞運會上並不會獲取亞洲金牌第一的榮耀，好像他們失敗了，但是你冷靜地想想，日本並不會因此而不發達，日本民族建設家園的衝天幹勁也不會因此一落千丈，日本人並沒有軟蛋熊包。

認識我們自身，多麼難啊！